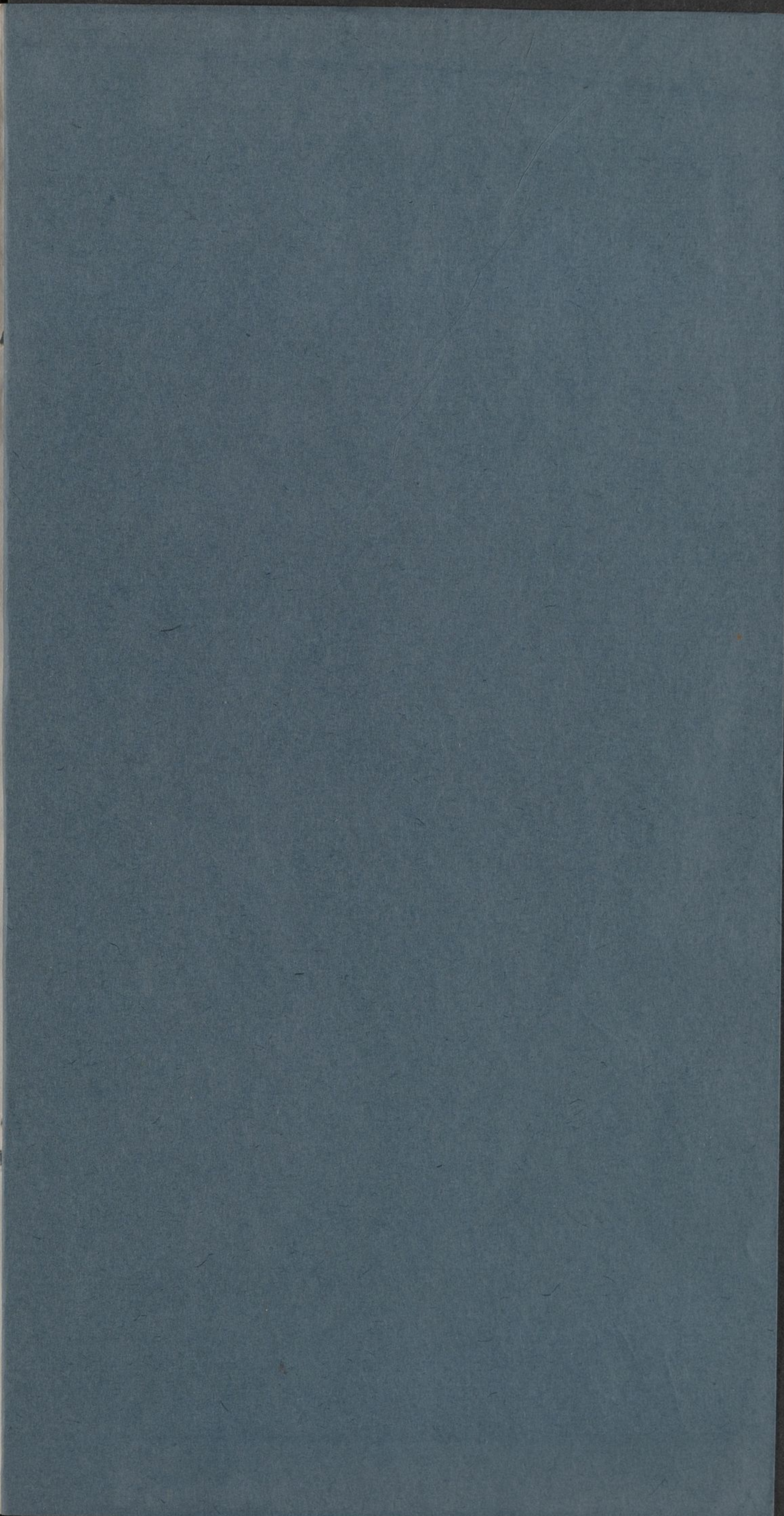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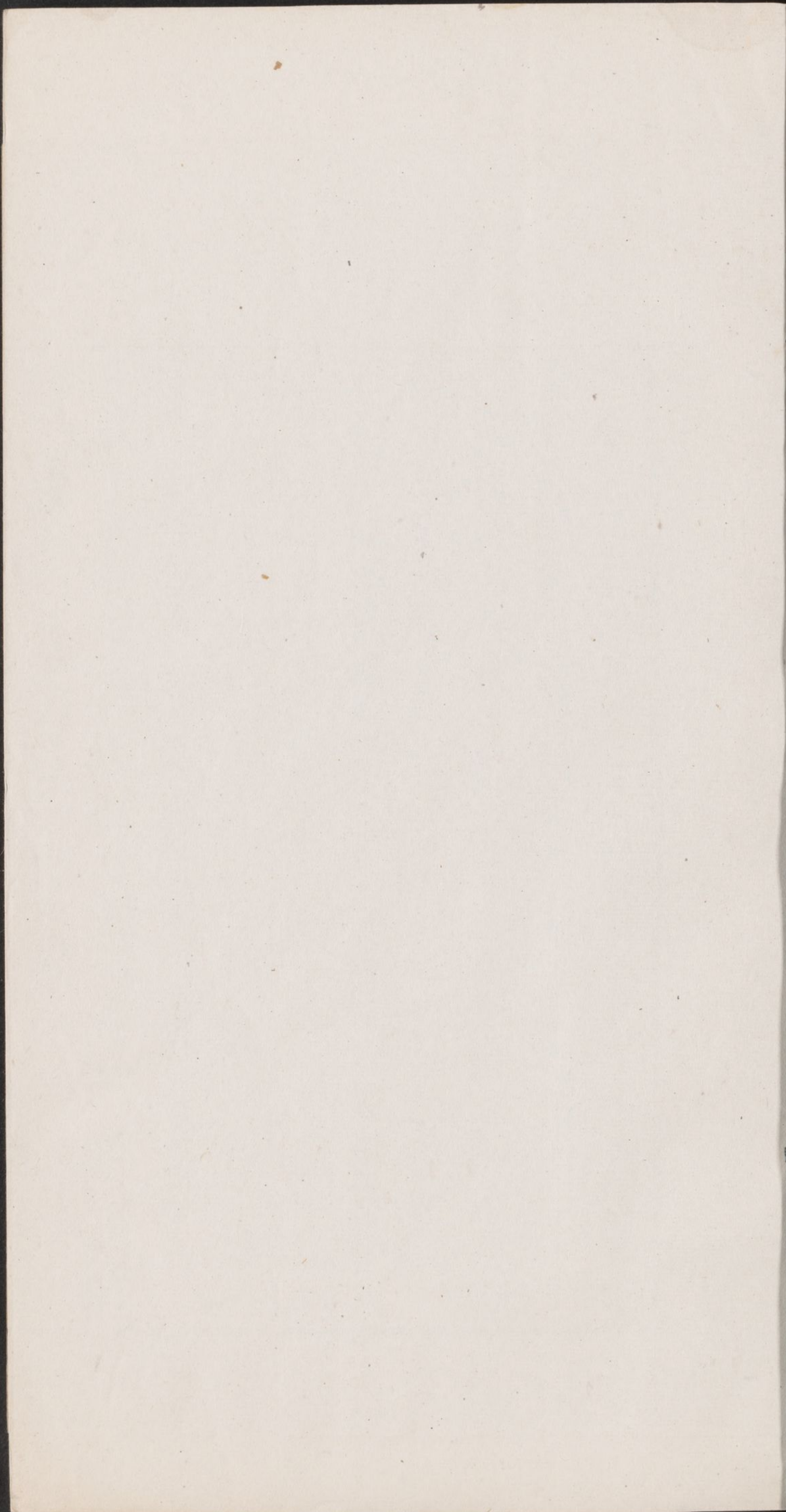


79153/230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9
7

2



魏陽元身長八尺三寸不能為人近事者謂其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陽元官室人之領袖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上木形骸不加飾厲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形之中自知非世之
石也字仲容雅曠有知眉長似仙體豐不食小食壯人
爲之語曰不特容美無雙
師長言在是佐中自異人之首領也
洛陽市成日諸家主人聚之會門外道爲聖人
王武子稱贊之其行狀曰遊諸人曰非也
明此者其人也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為相國參軍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之

器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

為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

洛陽市咸曰誰家壁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壁人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

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王濛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文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姬悅其美遺以帽

孟覲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間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

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

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偃為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謙並風貌阮何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

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運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稽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合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為一行粲即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謁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

長孫儉為荊州蕭簪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為鮮

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晏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零陵先賢傳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劉智傳

謝眺輕江祜為人祜嘗詰眺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祜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退詰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
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悛慙不能

孫子荆為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
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

省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
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
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
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着亦可識

國史纂異

崔信明簡兀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侈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鮓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臺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囿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

雜記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蔭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二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

窮盡雕麗

西京雜記

郭况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簫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

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畫卷各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箏楫奏招商之曲以來

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實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地傅山文錦或用紫綈小明光錦。鄴中記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瑩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間玉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金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枝作工竒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賢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
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
采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
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
安成公何昞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昞之子並
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高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
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徐君倩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政時魚弘亦稱豪侈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疾服

隋煬帝時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眊之用者殆無遺類

焦氏類稿 卷之六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
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
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
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
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
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萊
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
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
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
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
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
爲閃電窓 南部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
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
玉砌金階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孩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
逝有僧曰水逝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
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逝

芝田錄

李昌夔在荆山打獵大脩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
騎千人皆着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

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南康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
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

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唐蘇鶚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空半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

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

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

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

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
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
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
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
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矜率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二冬文史足用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
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
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
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
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
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
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寤竟事情延年大重
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
視天下孰與爲此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

帝耳

崔鴻後趙錄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

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
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
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
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
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
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 姓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
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
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
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又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
至於邁遠何為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
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晁清幹之士嘆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乎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

狂於是聚謀其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孫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儼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日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
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
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 關東風俗傳

表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
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
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北夢瑣言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鮓松江鱸膾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曾坑闔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
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志林

詆毀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
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點作

蛆囊 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謚也
點曹爽小字謚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

隱若以元禮為龍津則當黜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溫賤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

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

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

孟顓事佛精懇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

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為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

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

漢耳

劉秀之為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

遂居劉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

王奐為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路人驅

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

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

鉢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尚之不能固志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
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
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猪
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蟇賦云紆青拖
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閭
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
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
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朝野僉載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
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
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且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對以張裔為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晉陽秋
荷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

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齒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
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
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
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
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禧之禧之了不相接俄爽代
爲晉陵令禧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

荅人問所以曰劉禧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
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
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
碁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
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虞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
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况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
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
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

南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

帝在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
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
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震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
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荅云昔姬行山中遇虎虎
舉足示姬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
鹿狐兔於姬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姬
爲殺人姬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
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於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國朝載記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鼈負頭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撫言

假譎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餐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宥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集賢類考 卷之六
翟醜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醜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醜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為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

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麇朮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

飲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搥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歛在鎮嘗置庫質錢
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
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
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
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
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
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
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

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

哉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舍之雞舌
頗小辛螯不敢咀嚼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
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眠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
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
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
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榻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
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
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
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魏畧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傷人皆為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

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

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集賢堂 卷之六
觀喜喙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
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虎
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
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見
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詰何敬容問卿與邢吉遠近答曰如明公
之與蕭何

袁淑嘗詰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
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
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詰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羸出祚奉之時號祚黃羸少師

後魏書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詵撇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醞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

路

顏氏家訓

劉道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各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

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
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
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
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

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皇甫湜下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
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詎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唐書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鞍
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
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
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廷筠戲爲詩曰
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
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日
傑乃擇朴敝鐘陳之一樂工不半夜潛易去明日輔

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
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
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
笑

梅聖俞俞碧雲驛

惑溺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瑛桀愛
二女斲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
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目若雙鸞鳥之在

竹書紀年

輕霧

拾遺記。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
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爲僕射大者領四百人
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

漢武帝故事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
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涴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
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
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

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

第一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四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襜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

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為曲謫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睽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妝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后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後生寵小周后嘗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其中他寵嬖莫與也

南唐書

李納性下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

他部

李斯作下念

其家人

子希

孫何

之乃

碑

文

卷之六

